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玟

粤西文載卷四十七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序贈行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唐 任華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宗衮二年之間會而離離而會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于京師是時僕如桂林衮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於

桂林居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往返豈止三萬里乎人生幾何倏聞星散遼夐若此抑知難遇亦何辭此歲十有一月二三子出餞於野霜天如掃抵未向崖加以共山萬重平地卓立黒是鐵色聳如筆鋒復有耿江桂江畧軍城而南走噴於滄海橫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既爾人亦其然爰乎對此與我分手忘我尚可豈得忘此山水哉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自武陵守擁旄分閫有唐以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略者曷以致茲分以黔巫之地西控徼盧彭濮東接桂林象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蓋蠻夸獷俗罕遵聲教必藉于幕畫而詳乃祖生豈伊異人即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於金闕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況黔中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哉俾朝廷知黔中得人與桂林何異出餞河滸舜亭峩峩憑檻窺黿鼉之

窟酹酒滴魚龍之背金石絲竹雖有泰聲青山白雲恨非吾土華承命製序因贈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為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恩不顧身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嘗以此為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君以為何如也

桂林送前使判官蘇侍郎歸上都序

桂林秦所置郡也南臨天池東枕滄溟西馳牂牁北走洞庭三千里地帶甲數萬卒寔五府一都會矣連帥之

任朝廷難其人往年命御史中丞張公號為稱職去年又命我佐之初張公受命至日以為五嶺荒服不同於他邦百蠻獷俗不可以獨理乃薦武功蘇澥自秘省校書郎除金吾掾攝監察御史以佐焉澥在幕中多所匡輔洎張公家難去職澥統其留務稟其正色操持紀綱而十州之地晏如也洎我公至止觀其迹而善其正將表請焉澥辭墳墓不見兄弟已六年願得生入武關一以久辭到闕下足矣公或筵於西堂罇於東樓或餞於

亭舉凡飲餞未有若此之綢繆者也且予有善公為揚之且予有功公為叙之予有患公為排之予有屈公為伸之亦何異脫騏驥於鹽車擲秋鷹于天畔乃騰驍難料擊搏在即亦足以快意矣且爾凡吾凡也爾身吾身也雖萬里為别何别之有哉雖然不能不愴恨儻見二相國當為深陳江嶺安危之體焉料子必見潘庶子因登高把酒南望千峯白雲離披横山畔與我疇昔所見豈有異乎由是益令人思歸北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中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濵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來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舂陵及能相從遊嵗去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强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

末拘拘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咼亦胡顔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歎於叟者及到容州為叟謝主人閒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宴餞崔十二弟校書之容州序　于邵

方伯盧公因牙門之清淨闢前館之爽塏乃命宿設具牢加籩言邀故人以寵行也清河崔子曰真源嘗典校石渠應諸侯之聘踐言勵行積學累藝而建中初天下

文明懼乎遺逸黜陟十道君舉無枉有詔集于京師將以更秩既而容管經略處置使隴西李公從而請焉猗歟真源以受命底禄已利也以從人之求國務也身不可先於國禄不可急於求翻然回車假道于桂盧公執疇昔之先惜今辰之別朝陽初升賓筵始合子夜云艾主賦未睎纁䌫交飛而取樂塤篪相協以奏雅盧公意未之盡將命以篇顧廷客曰罷綸幾何日輟使復何日請子之序我今夕于子離席而辭曰耆者敗者僚者未

也憂能傷人思無可者公之所命其得人乎公曰得哉是敢操簡而進發言有素一以論公之講舊一以樂李公之得賢風烟不殊南北蹔間顯允崔子勗哉令聞

送崔判官赴容州

服嶺之外列巨坊者五而容其一焉自中原多故邑居蕩析始則有長史苟完之命今年春有詔特命元公都督十二州諸軍事資其富庶而宣乎教化者也夫教之以禮化之以仁俾其歸于王而不隔乎荒則書同文車

同軌當南北萬數千里而逑職焉不其遼哉博陵崔公光膺副車之選秋八月傳次於壽春安豐縣之東亭前臨芍陂渺漫無際雖海之内浸藪則多而境之中堪游蓋少故邀留䞋别非此而何卻孤負明恩負累炎徼邂逅相遇歡戚不同既而前多岐路行有先後日暮猶遠自有窮途之泣木葉微脫更切長年之悲其賦離之什則亞相崔公冠乎首矣羣公其第之

送盧判官之梧州鄭判官之昭州序

越中前有蕭牆之變王公不聞夫莠尚在我憂未彌都人共駭遠服多虞大唐斯汔可之安率土獲將來之祜詔下衷痛思覃動植更張天地乎範圍日月復次於黄道人既受賜其官爰議其能非其能則我命用隳奪其賜則彼昢何戴受之二者至于勤斯桂管都防禦經略觀察使范陽盧公道千乘之國齊百蠻之化敬事而信視人如傷頃者嶺外諸宇除書中絶内無合契之符外闕分憂之寄望吴隱而莫至希士燮以寔難是用舉所

知延幕客盧鄭二郡有光允官材定論物格知至今之所與誰曰不然必能發準的於彀中化陋夸於度內上以奉知己下以拯黎元力行近仁於斯為美何必秉鈞當軸方及於人哉桂林陽亭南越之勝雙旌具路舉棹茲始諸公惜別宿設戒期雲岫座中烟花雨後愛時景之可共悵高枕之不留遷官于郃書其事

送李渭赴京師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

灕水出茘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任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眉眉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𢒰夫是今岩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懿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

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于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于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于禮則吾不

知也

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凡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揺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

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遹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俛仰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

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麾若小使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

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集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免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陁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雨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

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

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拱兩粵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内地然而洞居砦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寔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總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

之壯衆悦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減私飲氷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緩佌傂之憂徵文寵别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送潯陽姚駕部叙

宋　僧契嵩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謂潯州道過燕燕乃余鄉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髙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

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禮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

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耶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于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豈是不為之知已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

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寳花琦果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絶若藤若容若潯若梧凢此數郡者皆帶江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爭訟而

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濳子輔教之説亦頼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也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愼

送柳宜通判全州叙

王禹偁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韙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

貴故秉政尤忌之繼出爲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僞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交逮今幾十五載逮尹三邑州縣之職困於徒勞居低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鬢生雪朱衣有塵知其氣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祐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携文三十卷叫閽上書且請以文筆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相府翌日召試且舉漢時以粟爲賞罰事使折而論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爲識理體而

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顏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況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卧而理也姑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無何之域則又不知縣令為著作耶著作為縣令耶或過故國動黍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于

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馬長卿叙　　鄒浩

長卿官嶺右逾十年兩遭意外事仕以弗進家以弗寧甚至妻子不遠千里赴愬於部使者而僅以身免行道之人聞之尚唶唶不已長卿自處宜如何也然禍福有倚伏之數損益有盛衰之時既以不幸於前將必幸會於後嘗觀拱梅之亭乎今羣山無窮之氣象交集於梅下乃前日重籬榛棘遮藏而不得見者也嘗觀莫釣之

磯乎今一江無窮之氣象盡收於釣中乃前日亂石沮洳阻得而不得通者也俛仰之間顯晦頓異曾謂人而不如此乎古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後車不戒是又將覆也是乃朝夕所當深念也晦極而顯天也戒前車之覆人也以人成天不以天廢人士君子所以異於凡民頃論之詳矣又於别也申以贈馬長卿勉之哉

送李材叔知柳州叙

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輙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揺觧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夸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葢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

詰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于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當豈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歐於

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于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于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楊欝林叙　　劉敞

欝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别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恍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説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加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

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夫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雖在山海之内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者哉於其行敘以贈之

送陳東叙　　劉克莊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焉始定交

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東緼盲進唐鑑宋刻剜岩疾讀登巘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攜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仲平生輒忼慨泪下爲

虖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爲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賔之所與如見元賔殆爲子東發也

送清湘丈元歸土谿叙　　魏了翁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靜就予是正其書有曰翺翔土谿之濵詠歌先聖之道予問土谿所由名曰是谿也東出於濂溪西會于洮江吾世居其間或謂是名俚俗盍易諸吾謝不敢今先生之問及此是谿將

有望焉顧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土之為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日合黃道以五星言之四星失度則填為之動以五聲言之諸宮寔長黃鐘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以應四方冲氣而生萬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乎古尚書說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等又皆以土為心蓋自二

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今世所傳黄帝書不同宗之請具説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于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宗之其致思焉書以送其歸云

送洪季揚教授横州叙　　劉宰

紹熙庚戌余與嚴陵洪叔誼凡弟同登進士第慶元乙卯又與叔誼同校文上饒事竟復同塗歸别十餘年叔誼從官邉頭復枉道顧余漫塘上厥後出處不齊音問

亦濶絶而叔誼之質之美之學之粹則余愛之重之一念不忘季陽其長子數年前太學來訪問叔誼無恙則宜不達死久矣嗚呼叔誼不惟不遇知于人復不遇知於天乎朋友之義宿草不哭而余于叔誼哀不自勝今年春聞季揚由舍選入對大廷始信天之報應不爽叔誼死猶不死季揚迫于貧乘見次入廣夫廣之風土人所畏道遠俸薄人所憚季揚勇往不顧豈天固予之季揚固進之耶抑余聞今桂府經略使亦庚戌同年時丁黼知

静江同年人所厚季揚才高識明優為時用又非徒若飛鳥依人者則季揚之遇合與天之報應叔誼顧不權輿於此乎因其書來告别書以贈之

送畢仲和赴廣西叙　明　陶安

銓選重内輕外自古為然今官京師者稱美任官中原者次之江南又次之接境又次之邉遠尤次之故仕由江南者不得歴中原自中原出邉遠必超進資格用是莫不重京師中原而樂趨之于江南接境邉遠槩視以

為輕唯風憲則不然天下分道二十有二其勢均一在
內者固重而在外者益不輕南臺統十道兩廣海北為
邊遠之境廣西視廣東愈遠遠則憲府愈尊矧溪峒猺
獞負險盜掠職字牧者或不良于理歲常弗寧朝廷遣
名臣往踐厥土寄耳目之任所以宣王化糾庶僚綏鄙
民也贊憲府刑政者曰書史擇其才能以導揚威德去
憲官最近立于諸侯百司之上衆所敬悚余故于畢仲
和喜其行也余與畢無素交中山曹仲德來曰畢在童

年肄經藉長而弗懈攻三尺法出入臺閣補金陵郡吏調秋浦為廣西憲史今驅馳數千里其志可以有施也余聞其言因念廣西憲府既遠而愈尊又無內重輕外之勢書史雖奉承簿書亦可貴焉其拔自郡吏者一道僅三人得與是列甚難今江淮以南無慮百餘郡吏額不減數千仲和以舉者而登諸三人之列獨非幸歟必將佐其官振紀綱明法度貪繼者伏戾而猖獗者順令使禮義之美昭于遐荒乃憲紀之光華也仲德以余之

言可告于畢也遂書以貽之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叙

宋濂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于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

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于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于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

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内廷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無其憂者也于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南寧攝守焦侯叙

張以寧

洪武元年征南副將軍參政朱公者定南服念南寧古邕也為五嶺極邉控二江要地當三十六峒之口扼其吭方扶傷起憊之餘非剛明廉敏之才曷足以鴆斯民

固吾圉也乃選于衆得前湖廣郎中懷慶焦侯仲才承制授官命守斯土侯既至而歎曰攻病于未瘳固不易理病於新愈爲尤難慨然以招來綏集爲巳任警以秋肅煦以陽休流逋四歸遂闢草萊樹官府修三皇孔子廟驛有良駟涉有新船能譽洋洋乎嶺海之南矣踰年代者至侯遂行耄倪載道咸謂昔侯未來千里宿莽今侯戾止百廢具興侯真不負朱公之知哉天子明見萬里外必知侯且重任侯也吾儕小人方冀侯之撫我育

我教我以終惠我不虞侯亟去不我留也羣遮馬首致其辭曰昔侯良牧有延有光易我鱗介化為衣裳請以為侯頌維宋名卿曰靖曰沔自我炎徼致于榮顯請以為侯祝言已南濵海運培風萬里搏扶搖而上𠁊顧雲鵬其知已遠于是史官晉安張以寧奉使過是邦摭輿人之誦而叙之

送王指揮還官桂林叙　　羅肅

聖天子嗣大寶位誕布維新之治凡文武臣庶之在黜

罰者悉與更始于是廣西桂林中衛指揮王公亦得復其官行既有日守禦吉安千戶王君業以嘗相從建功分陜隨征沙漠間關跋涉動經萬里而夷險同之未嘗有忘於志也遂請於時之大夫士詩以送之而屬叙於予公名昭字時亮世家淮右國朝初先祖成以開國軍功長萬夫父瑢世其官迄時亮始以蔭授府軍衛永樂初調桂林間以事謫戍西夏屢有戰勛既而扈從北征而勛益著及今得拜恩命以歸吁亦可謂大丈夫哉夫

維士生斯世必有遠大之志者乃能成遠大之功然或有其志而無其時則亦不能以汗馬萬里而著名當世也若今時亮襲世祿而不侈其躬鎮雄藩而能撫其人其志固可尚矣矧夫遭逢聖明得以仗旌節擐甲冑而遠著戰功于瀚海之北以享有世祿者又豈非得其時以濟其志者歟斯誠大丈夫者也雖然膏沃則光曄本固則末大時亮去是尚其益竭乃忠赤宏乃智慮習乃韜略勤乃攸司以毋忘乃祖先父之業則所以荷寵光

延世賞而封侯萬里外者夫豈難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之謂也詩凡若干首

送梁憲副叙　　王直

刑部員外郎梁黎叔東既受命爲按察副使當之廣西予家與同里且世有連而又同事儒業氣味相似也而可無言于其去耶夫朝廷之置羣有司所以爲民也因民之所有事而惠利之使賦歛平徭役均衣食足而生養遂乃其職也世之爲有司而能此者有矣其不能者

蓋多按察司視夫能者而勸厲之其不能者加黜罰焉民庶乎受惠矣然則民之休戚皆係乎按察司其職任之重豈他司可比哉廣西古蠻夸之地州縣之民不與猺獞雜居者蓋無幾彼其凶暴之性習于攻剽殘殺往往好出為民害民既苦之矣朝廷命列侯將重兵以制其出入有肆為暴者則剿之亦所以為民也然財力必取諸民而又有惟正之供以奉給公上則廣西之民其生遂之難易可知矣按察司繫民生之休戚而欲使無

戚焉在察視有司之能否而懲勸之其寛嚴緩急又可知也則吾於叔車之去安能無望哉叔車學邃而識明仁厚廉慎君子也常有志于為民其任重不難矣然君子所行而欲人之服必本于其身不治其身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昔廣西初置按察司上命殿中侍御史尋公适為之使先叔祖子啓公與吉水胡公子祺由監察御史陞僉事往蒞之三公皆光明正大寛嚴有體廣西之人安于其治尋公常曰風憲官者當先置其身於禮

法之中然後能以禮法治人此天下之名言也叔車修身慎行有素矣予猶爲此言者君子之自治當不以久而怠也予之所望于叔車豈止是哉故書以爲贈行叙云

送凃太僕守潯州叙　　張璧

新城凃太僕陞守潯江其鄉大夫士謂余曰太僕懋乃夙望有年矣兹往將善若政矣先生職史盍言諸余曰古之贈言者惟其真勿惟其妄惟其見勿惟其聞惟其

遠勿惟其暫子欲余太僕贈也固茲也夫曰然余善太僕久見其游太學也攻苦茹淡博文秉禮亡擇言亡爽度志則真矣見其作永嘉也澤流化浹民恬物豐登列薦者再焉才則敏矣又見其綜馬政也祛姦剔蠹守堅思深俾孳牧日蕃以庶政則達矣夫真以立志斯堅敏以用才斯贍達以從事斯果佳哉優于政也而余何言曰先生之言是也顧潯江地隣荒遠恐難其馭若之何余曰否否今薄海外内一家化無近遠潯江在廣逼于

思田産有才賢治有命吏是地猶內境也其風醇其民樸其訟簡無機巧頑嚚之習是民無梗化也地猶邇則情易達無梗化則化易宣情易達政乃行化易宣才乃濟而况太僕之志之才之政有不足為者哉夫然故潯江何遠而亦何難馭巳乎大夫士曰是可以贈矣請書之俾懋厥成

送劉希賢通判潯州詩叙

金寔

予曩歲由內艱起復赴行在以簿書愆期獲譴名隷因

籍者幾半載時乍從林壑間來入囹圄野性未去如曠
獸墜穽彷徨無所措目行道者曽不一引手而懼藩塹
不密扃鐍不固欲擠而蹈之下石焉者有矣希賢時以
太學生歷試司寇獨怛然興憐每見輒欲語温顔且開
釋之俾無戚戚然者及恩宥復官于朝而希賢擢刑部
主事厚意久不報未嘗不往來于懷也希賢少孤鞠成
于母氏洪熈改元朝廷推恩贈官希賢首得告歸寧以
重違其親留連閲歲坐是左遷潯州倅將之官親舊咸

惜其去且謂潯荒徼懼貽太安人憂作為詩歌㦮觧之既成什徵予叙昔唐柳子厚為柳州刺史能因其土俗為禁教而州人順賴之以興起孝弟潯與柳連壤其土俗不異況明時聲敎所被無有遠邇者乎君其行哉然柳州以附權貴故一斥不復而君以親故若曰覲過知仁斯異矣君其行哉明天子在上君之善政詎能久專於潯邪

送廣西布政司檢校胡孟時復任詩叙

南海有隱君子二人曰王子倫曰胡孟時皆以文行自飭其躬得佳譽于縉紳間籍甚方伯連帥休暇會同二子褎衣危冠揖讓于俎豆間雅言清論動有禆益賔筵樂聞不厭每當有所製述操觚吐詞出必驚人宣德中部使者相繼剡起之會上業欲妙選文學士别置清切地以備顧問而二人者適至執政得之喜甚引接禮下之與之議論古今又數試以詩賦二人者響答如扣鐘方庤之以應所求而事竟中輟孟時檢校廣西會府子

倫丞攸衆咸曰是何違其材而用之邪有知之者則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有若二子者將無入而不自得焉及
各至官果於舉其職之外處之甚適今年春大臣復薦
起子倫而孟時考課至吏部計三年別再見于逆旅驩
甚秋八月孟時將還廣西子倫集其親友祖之于東門
首爲四韻詩以叙其睽合之情即席而和者數十人什
而書之虛其右簡將就名能文者叙之予久聞二子名
又數于他人卷中見其文章渴欲一識面一日偶過予

僚友本菴李先生第二子在焉信磊落瓌偉人也傾蓋間已心許矣本菴以叙見屬因不敢以不能文爲辭乃言曰昔烏大夫以禮羅石處士置幕下韓子謂其必能相與以有成今廣西之方伯連帥予及識之好賢下士豈盡出烏重胤下而孟時之賢若遇石生決不多讓況以朝廷命吏處大府檢校之職哉彼所謂外敬正士與私便其身圖者主賓之間吾知其無是也必矣如是以共成治功而保天子寵命顧不偉哉三人者作而謝曰

先生之言信祝規也請書以為叙

送徐理問詩叙

楊士奇

吾友徐崇威自征商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陜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吳楚道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覧古人興敗之迹充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翼以厚風雖一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

蓋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士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為務然其有罪焉憫而宥之天子之所得為也司理之臣雖欲為之而非所得專也司理知有法而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天子猶慎焉況于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于錙銖是非必適于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為不

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能至誠以求之虚巳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為詩送之余故推其說為叙以廣其意

送錢叅政還廣西詩序　楊榮

台之錢君士復以廣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秩滿來朝課最于吏部未及九載循例還所治其同宗翰林侍讀錢君習禮合朝之士大夫賦詩以送之而屬序丈于予士

復在洪武間由太學生授主刑部事既而擢守安慶建昌二府靜重愷悌政用寛簡民甚安之歳滿以最而陞今職夫廣西為南裔之地土壤濶大而林谷岩阻其間民夸雜處無禮讓之風多獷戾之俗任牧守之寄者茍非其人而拊循招徠之無術則谿峝諸夸輙無所畏忌出而掠郡縣殺民吏往往為邉患故朝廷不獨命重臣宿將置兵以鎮之而于藩憲之職尤必簡其人焉士復奉上命而典是藩蒞政治民聽決無滯弛張得宜雖未

嘗出威聲以求赫赫之譽而拊循招徠恩信著于遠近由是寇攘屏息環數千里之地蠻區山聚之民莫不欣然相安於無事是誠足以任藩輔之寄而副國家倚注之重矣然豈無所自而然哉士復寔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其先當五季之亂羣雄並爭獨堅守臣節効順中國保有兩浙數十州之地使其人至老且死不識兵革是大有功德于民故去今垂六百年為之子孫者多才且賢足為世用士復致身祿位服事四朝秩躋三品其寵

榮光盛固武肅之遺慶世德漑被之所致而其奉法盡職上無負于君而下有以惠澤其民者又其忠厚之心有以啓之也習禮與士復為同宗予故推本其先而序諸贈言之首簡云

送廣西布政司孫檢校復任叙　倪謙

聖皇馭統宵旰圖治旁求俊乂以資任使故取士之途自大比賔興之外復開賢良方正之選以羅天下奇才蓋欲野無遺賢悉登于朝以佐隆平盛治其嘉待之意

至矣故士必修身厲行遵先王之道直言讜論切當世之務者乃可以膺是薦焉若漢之董賈唐之劉蕡名著當時聲流後世觀其天人治安三策忠鯁之言炳炳琅琅照映千古真可與日月爭光使當時盡用其才則其治效將不止若是而已也我朝敦崇古典𡨋用賢俊由是進者若孫公詢殆其人歟詢為嘉善名族性資通敏研窮墳籍負果達之才謹廉隅之節鄉譽翕然知者以賢良方正薦之于朝捧檄而起振翮禮羅飄飄若獨鶚

之庚空射策大廷鼓鬣丈淵洋洋然巨魚之縱壑一時名聞于人入選銓曹授廣西藩省檢校簿書山積磨勘囷失人多才之三載來朝天官書最今將還職縉紳要言以榮其行孟子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惟慮德業之不修不憂爵禄之不至詢以果達之才膺賢良之舉而筮仕省幕之職是其天爵素修而人爵自至之效也尚當砥礪操節益懋乃德垂聲邁烈真可以追董賈之跡而無媿則上不負聖朝求賢輔治之意而

下亦不負所學矣其勗之哉

贈伍御史歸義寧叙　　呂原

廣西桂林之義寧伍公應奎為陜西道監察御史有年矣兹者以抱恙請告居數月猶未愈上章自陳願歸故鄉調養朝廷賜之告且有疾已復來之命恩至渥也寮寀諸公念寅契之素篤分携之弗忍而情有不能已也爰屬予言以致意予惟御史之為官雖列于七品而天子之耳目百司之紀綱寔係焉故其立于朝也論諫彈

勀廵于外也察風俗平冤滯踣邪佞延俊賢無一而非其責任是必為之殫其心處之當乎理俾事皆協律物皆順軌凡正色張膽廣聽達明之際而羣寮為之敬憚黎庶莫不感仰然後克勝其任而無負也應奎初由鄉進士游太學釋褐擢今官恂恂忠謹侃侃剛直有所見聞言之無隱嘗奉勑歷視漕河道措置有方舟楫無所滯邏鹾有備奸慝無所容出其餘力以察民隱諏吏治沿河諸郡縣悉仰其風裁可謂得御史之體者矣壬申

之歲猺人梗化今吏部尚書鹽山王公時以左都御史
往督將士勦捕綏輯王公謂應奎有才識練達時務且
稔知遠人之情簡與偕行計方畧未幾果平其衆應奎
之功固不小矣既而復按治貴州貴州僻在西南萬餘
里其民雜夲獠而軍衛居郡縣十之八九況值兵燹饑
饉之後而應奎輶車所至宣布天子威命明德待之以
誠撫之以寬于是小大軍民傾心悅服及朞當代上疏
乞再留按治會代者已往忽果應奎既還京忽罹疾乃

獲遂所請以歸繼自今歸于桑梓宗族朋舊朝夕胥晤有怡然自適其樂無庸庸瑣瑣之勞由是存精神息念慮而又輔助醫藥以自持其何恙之不已哉尚冀痊安之日促裝蚤來以應峻擢而陟顯階于以展其抱藴宏其功業俾隆聲雅望烜赫鏗鍧斯寔同寅諸公之所竢者也庸書之以為左劵云

送僉都御史張公守廣西序　岳正

天順改元羣姦售穢先帝雅隆濬哲虛懷納荒全大義

也彼乃務盈厥貫愈肆嬌誕淶陽張公時爲御史冒禍力攻竟爲所中留戍南丹者八年皇上即阼首賜公環衮衣既歸登延可待格于嫉娼長憲閩藩今又二年始拜僉都御史有廣西之命談者之意豈不謂公伏潛厥邦多歷年所山川之夸險道路之通塞華夸之情性官吏之得失戰守之利害知之必周慮之必悉行之必無不當當公是任自廣適西可無以憂其然乎哉公君子也語稱君子不罷主之以德博之以才以德行才無所

用而不效公在朝廷志雖未遂而姦勢已沮今當方面道無不行吏畏于上民懷于下豈嘗預試其官而素遊其土邪必如談者之見非知公者也雖然炎凉殊態用舍異觀人情則然如公之德固足起敬而挾持一時以事狎侮者蓋亦多矣憚公將蒞或作不靖以相聒撓不可不為之圖是又豈但不知公亦不知天者也先時姦黨凶勢虐燄薰柏天地尚不能以毫髮加公以有今日况區區者哉犯而不校又君子之量人苟知以君子處

公者將無所事其恣恣矣都閫滁陽錢公于公最厚喜

公道將大行期有所贈而屬正以辭正于公辱在鄉曲

又出處頗類而都閫公亦遭無妄之禍而得于天者故

予特列其詳如此云

送郭總兵鎮守廣西序

鄭紀

固國不可以不備邊而備邊莫先于選將選之之道大

要有三閱閱以觀其世講韜畧以觀其智識履歷以觀

其練習如是則臨陣不怯料敵有術應變有素若曹武

穆使喃厮囉聞名以手加額契丹使疾趨不敢仰視郭令公由武舉爲節度使單騎見鹵吐蕃夜引兵而去趙充國起羽林歷事武昭宣擊匈奴先零罕幵七十餘城以全取勝是也漕運參將郭君某鎮守淮安之七年爲弘治壬子廣西副總兵員缺上勅廷臣議補大司馬馬公薦君累經戰陣堪任重寄平江伯陳公薦君才識老成謀猷出衆少宰張公薦君履歷年深練達有加上合衆章勅君以都指揮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道經南

都大總兵魏國公君嫻友也徵予言為贈君廬之合肥人高祖從太祖高皇帝起兵淮甸陞指揮使父襲祖職歷陞中軍都督府同知掛征西前將軍印君襲都指揮僉事是即武穆之閥閱也成化庚寅試中兵部陞署都指揮同知是得令公之韜畧也君昔為指揮使時征口外西夏兩廣為都指揮同知時掌十二團營尋奉勅總督淮揚蘇松海道再奉勅參將漕運鎮守淮安又三年奉勅督運賑蜀亦嘗有充國之履歷也司馬以任重薦

平江以才猷薦少宰以練達薦者皆不為虛譽而邊將
茲選可謂得人矣雖然予聞古人命將天子跪而推轂
曰閫外之事將軍自制故政令歸一而功易立近世邊
疆兵柄操以中貴故舉措掣肘而事難行君茲行其亦
慮及于此乎然天下未有正而不勝誠而不動者中貴
亦人耳彼之侵漁我以廉潔彼之躁擾我以鎮定彼之
驕悍我以謙恭以我之誠破彼之偽以我之正破彼之
邪譽望以弭之容色以消之論議以轉移之積之歲月

則彼將歸吾掌握之内而不自知矣夫何慮焉茍不能盡誠于已而復掣肘于人非予之所知也於是乎書

粵西文載卷四十七